

# 人 各 慳

〔法国〕莫里哀著

赵少侯译

1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 前 言

法国人民三百年来引以自豪的喜剧大师莫里哀，主于1622年，卒于1673年。他的真姓氏是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这个艺名是他二十一岁组织“光耀剧团”时开始使用的；登台演戏要使用艺名，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兼任宫廷供奉的体面商人，认为演戏是辱没门庭的卑贱职业，曾坚决加以反对；莫里哀为了缓冲起见，于是以艺名和观众见面。

莫里哀一生从事戏剧活动，无论在什么艰苦的时候，他这个伟大的志愿从没有动摇过。他因“光耀剧团”的债务，曾坐过牢，经父亲承认还债，才恢复自由。但出狱之后，他马上参加了一个旅行剧团，离开了巴黎。他在京外各地巡回演出达十三年之久（1645—1658），才重回巴黎，得往固定的剧院经常上演自己所编的喜剧。从1652年起，他担任了剧团的团长职务；一直到他逝世，在二十年的漫长时间

內，他总是身兼四职，辛勤艰苦地度着岁月。作为剧团团长，他必須維持全团演員的生活，并解决他們相互間的糾紛，必須时时刻刻和社会的恶势力斗争，时而是剧院将被拆毀，时而是上演的剧目奉令禁演，种种不如意的事紛至沓来。作为导演和剧作家，他必須經常編写新的剧本，并須夜以繼日地导演指揮，特别是在不得不依靠国王路易十四庇护的情形下，往往为配合宫廷的节日，必須在国王指定的限期內演出，他于是只得废寢忘食，拚命苦干。更使他疲于奔命的是每个剧本的主要角色，都須他自己扮演；往往演完一場之后毫不休息就得排演下一場戏，并經管剧团的事务和对外联络工作。編剧是通常在夜里进行，彻夜不眠是家常便飯。尽管如此，他在这二十年的期間里，还写出了三十个喜剧。最后积劳成疾，得了咳血症，在带病扮演他最后写的一个喜剧《无病呻吟》主人公阿尔岡的时候，一陣狂咳之后，竟暈倒台上。抬回家不久，即与世长辞。他是这样爱好戏剧，忠于事业，关心全团演員的生計，竟至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莫里哀是深信戏剧的伟大教育作用的，他所以

从事喜剧，目的就是利用这个武器来抨击糜烂的、走向死亡的封建社会，并揭露有产者羡慕贵族封号的种种丑态。他的全部创作除极少数为敷衍国王或某权势者而作的芭蕾舞喜剧外，无不具有当时公认为进步的特征。例如《伪君子》、《唐璜》、《恨世者》是揭露宗教的伪善凶恶、贵族的荒淫愚蠢，讽刺性极强的高级喜剧；《怪客人》、《打出来的医生》、《可笑的女才子》、《醉心贵族的小市民》、《无病呻吟》、《乔治·唐丹》等剧是以撻伐资产阶级，揭露他们道求金钱、渴慕虚荣种种丑态为主旨的闹喜剧相结合的新型喜剧；《丈夫学堂》、《妇人学堂》、《女博士》等剧是批评对爱情、婚姻、教育诸问题的旧观念的风俗喜剧。这些喜剧一方面具有轻松活泼的情调，充满意味深长的民间幽默，一方面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包含着精辟的道理。所以至今仍被视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怪客人》写于1668年，是莫里哀第一次试用散文写成的喜剧。这对当时社会的风尚说来，也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因为按照当时上等社会的风尚，喜剧是必须用韵文写的。在这部喜剧里，莫里哀通过

守財奴阿巴公的吝嗇和他跟子女間的家庭糾紛，具體地、形象地說明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是完全建築在金錢的基礎上的。阿巴公的家庭一共只有三個人，都是至親骨肉，應該是父慈子孝、雍雍睦睦的家庭，但是弄得父不父，子不子；父親防賊似地防兒女，兒女恨仇人似地恨父親，這究竟因為什麼呢？一句話，金錢作祟。由於阿巴公把金錢看得比什麼東西都貴重，所以幾乎釀成了家庭的巨變，特別是父子感情被金錢破壞得蕩然無遺。

作者在劇中集中地刻劃了阿巴公的吝嗇，並有意地使其他人物及其行動都擔負着烘托渲染主人公吝嗇的任務，其目的無非是要突出一點，即阿巴公對金錢的愛好已超出了常規，金錢欲在他身上已成了絕對的情欲，主宰了他的一切思想，一切行動。我們清楚地看出阿巴公愛金錢並不是為了金錢可以換取物質享受，而是為了金錢本身，因此他對金錢的愛來得格外強烈，是任何別的東西所不能替代的。他責備雅克大師傅所說的話“錢，錢，只知道錢”，正是他自己的寫照。他強迫女兒嫁五十多歲的老頭兒，是為了錢；他要兒子娶寡婦，是為了錢；他想娶瑪麗亞

娜，实际也是为了錢；总之，一切是为了錢。

这样夸张地描繪阿巴公的吝嗇是否有点脱离生活现实呢？可以引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来雄辯地答复这一問題。他說：“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这是每个資本主义暴发戶必須个别通过的历史阶段——貪欲与致富冲動，是当作絕對的情欲支配着。”<sup>①</sup>可見在阿巴公这个暴发戶身上，絕對情欲統治了一切，这正是客观規律所規定的必然現象；不但絲毫沒有违背生活现实，相反地使得阿巴公这个典型人物显得更真实更生动，更具有教育意义。

在这个譯本里我們根據Charles Dublin的上演本加上了舞台动作的說明，对讀者和演員可能有一定的帮助。

譯者 1959年9月

---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743—744頁。

## 剧中人物

阿巴公——克雷央特和爱丽丝的父亲，爱恋着玛丽亚娜。

克雷央特——阿巴公的儿子，玛丽亚娜的情人。

爱丽丝——阿巴公的女儿，瓦赖尔的情人。

瓦赖尔——昂赛末的儿子，爱丽丝的情人。

玛丽亚娜——克雷央特的情人，为阿巴公所爱恋。

昂赛末——瓦赖尔和玛丽亚娜的父亲。

福劳辛——媒婆。

西蒙师傅——介绍买卖及放债的绎手。

雅克大师傅——阿巴公的厨子，兼马车夫。

拉弗查史——克雷央特的男僕。

格罗特婆婆——阿巴公的女僕。

勃兰达瓦——阿巴公的男僕。

腊麦吕史——阿巴公的男僕。

调查員及其助理。

## 地点

巴黎——阿巴公的家里。

## 布 景

一座大厅，后面是花园。左右各一門。中間一窗，一扇半截玻璃的門。右首一桌，椅數張，台中央長條凳一。靠牆一寫字台。家具十分華麗。



# 第一幕

## 第一場

登場人：瓦賴尔，爱丽絲。

爱丽絲自右入，后随瓦賴尔。

瓦賴尔 怎么回事，亲爱的爱丽絲！自从承你美意，把你的終身許我以后，你却无缘无故地忧郁起来了！唉！我正在快乐的时候，你却在唉声叹气！告訴我，莫非你后悔不該賜給我这种幸福？莫非咱們的婚約是我那热烈的爱情逼出来的，所以你現在有点后悔了？

爱丽絲 不，瓦賴尔，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决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觉得我那样做是因为有一种十分甜美的力量推动着我，現在叫我希望这些事情不发生，我还办不到呢。不过，老实对你說，

我耽心的是将来的结果；我原不该那样爱你，我很怕爱你爱得过分了点。

瓦赖尔 爱丽丝，你待我好，这里面有什么可怕的呢？

爱丽丝 唉！可怕的事情可多着呢，譬如：父亲的暴怒、家庭的责备、社会的指摘，哪样不可怕呀！但最可怕的还是，瓦赖尔呀，怕你变心，当我们女孩子纯洁的爱情表现得过于热烈的时候，你们男子就往往用一种残忍的冷淡态度来对付，这实在叫我万分害怕。

瓦赖尔 哎哟，可别这样冤屈我，不要拿衡量别人的眼光来衡量我。爱丽丝，你怀疑我什么都可以，就是别怀疑我会对你负心，我太爱你了，决不能那样的。我活一天就爱你一天。

爱丽丝 啊！瓦赖尔，这种话谁都会讲。只听说话，所有的男子都是一样的，只有等行出事来才显出不同。

瓦赖尔 既然只有行为才能表明我们男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那末，至少等有了行为再来判断我的心吧，你这样瞎害怕是因为你心里有了那种不

無謂的疑慮；你不要单凭这种恐惧，便在我身上来寻找罪恶。你这样怀疑我簡直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我求求你，不要单凭这种怀疑就重重地打击我，把我打得爬不起来。請容我工夫，让我用千千万万的証据来表明我对你真挚的爱情。

爱丽丝 （爱丽丝在条凳上坐下，并邀瓦賴尔坐在身旁）唉！心爱的人說出来的話怎么这么容易叫人相信啊！是的，瓦賴尔，我深信你的心是不会欺騙我的。我相信你的爱情是真实的，你会永远忠实于我；我从此决不再有所怀疑了，現在我只是耽心輿論对我可能有的責备。

瓦賴尔 你为什么还有这层顧慮？

爱丽丝 如果人人都拿我看你的眼光来看你，当然我是絲毫沒有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在你身上我就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解释我所做的一切。你的种种才德就替我的爱情在那里作辯护，何况上天又使你对我还有过救命之恩呢。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我們第一次会面时的那一个惊险場面；你不顧自己的生命从狂涛怒浪里把我的生命搶夺回来，那真是一种出奇的見义勇为的精

神；你把我从水里救出来以后，又对我那样柔情蜜意地加以照拂；你那种热烈的爱情可算得持久不懈，过了这多日子，遭遇了这多困难，都不会减少分毫；为了爱情，你丢下了父母和祖国逗留在这个地方；为了我，你在此隐瞒起你的身份；为了能常见我，迫不得已，你竟给我的父亲当僕人。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在我这方面，是发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的；在我看来，这都足以说明我答应你的婚事是十分合理的；可是在别人看来，就可能认为不太合理了；我呢，我也不敢保险大家是否赞同我的想法。

瓦赖尔 (站起来) 你虽然这么說，我却认为我所以值得你垂爱，只是因为我对 you 有一腔热爱；至于你的那些顾虑，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你父亲的那种行为已足够让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你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拿他那种极端的吝啬和他跟儿女相处时那种严厉态度来说，你即便做出点更古怪的事来，也算不了过分。可爱的爱丽丝，请你原谅我在你面前就这样議論你的父亲。你知道一談到他，我实在没法子說好話。不过，如果我

能够如愿以偿重新找着我的父母，那么让你父亲对我们另眼看待，是不会有有多大困难的。我正焦急地盼望着他们的消息，如果再杳无音信，我就要自己跑去打听了。

**爱丽丝**（握住瓦赖尔双手，叫他坐下）哎哟，瓦赖尔，我求求你，你可别离开这儿啊！你只要想法子让我父亲喜欢你就行了。

**瓦赖尔** 你没看见我是在怎样努力吗？光为接近他的身边侍候他，我已费尽了心思，赔尽了小心；为讨他喜欢，我是怎么样地假装对他表示同情，表示好感！并且为得到他的宠爱，我每天在他面前扮演的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啊！在这上面，我真有了惊人的进步！同时根据我的经验，我已体会到，要想赢得别人的信赖，除了叫他们看出你跟他们有同样的嗜好，除了附和他们们的意见、颂扬他们的短处、拍手赞成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外，实在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奉承献媚这件事，是用不着害怕做过头的。尽管是很明显地在玩弄他们，可是最聪明的人听到了奉承也总会甘心上当；只要话中夹着奉承，不管

多么粗野多么可笑的话，也没有不能叫对方乐意接受的。我现在干的这一行业里，诚实二字多少是要打个折扣的；不过正当有求于人的时候，也只好跟他们将就一些了；并且既然只有用这个法子才能把他们拉拢过来，那么，错处并不在于好恭维人的人，而是在于那些爱受恭维的人了。

爱丽赫 不过万一那个女僕要把我们的秘密揭穿呢！你何妨也想想法子拉拢拉拢我的哥哥，求他也帮帮忙！

瓦赖尔 同时应付他们两个人是办不到的，父子两人的脾气是那样相反，要想同时把他们两人都敷衍好，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你这方面，倒不妨到你哥哥面前去活动活动，利用你们相互间的感情，让他来帮助帮助我们。（听见说话声，急站起）看他过来了，我走开吧。趁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谈一谈；关于咱们的事，你只可以把你认为可以说的讲给他听。

爱丽赫 我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告诉他这件秘密。

瓦赖尔走出。

## 第二場

出場人：克雷央特，愛麗絲。

克雷央特自左門入，坐到他妹妹旁邊。

克雷央特 妹妹，你一個人在這兒，我高興極了，我正急着要跟你談話，要把一樁心腹事說給你聽。

愛麗絲 我這兒聽着呢，哥哥。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克雷央特 事情可多啦，妹妹，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我愛上了一個人。

愛麗絲 你愛上了一個人？

克雷央特 是的，我愛上了一個人。不過目前先不必往遠里談，我很知道我的一切得由父親來作主，既然做了他的兒子，就得服從他的命令；我也知道在沒得到我們生身父母同意以前是不應該跟人私訂婚約！關於我們的愛情，上天已指派了我們的父母來給我們做主，我們必須遵從他們的教訓來處理這個問題；我也十分清楚我們

的父母因为沒有那种疯狂的热情在影响他們，就不会象我們这样容易地犯錯誤，虽然是我們自己的事，他們却比我們看得更清楚；我也十分清楚我們應該听信的是他們深謀远虑的卓見而不是我們盲目的爱情；我完全知道青年的狂热往往会把我們領到凄惨的深渊里去。我所以对你說这一大片話，妹妹，是为了免得你費事照这样对我說一遍；因为現在我的爱情已使我什么話都听不进去了，我求你不必再对我进什么忠告。

爱丽絲 哥哥，你已經跟你心爱的人訂了婚了？

克雷央特 (起立)沒有，不过我已經决定这么办；我再央求你一次，千万不要拿种种的理由来劝阻我。

爱丽絲 哥哥，难道我真是那么古怪的一个人嗎？

克雷央特 不是的，妹妹；不过你沒爱过人，因此你領会不到一种溫柔的爱情在我們心坎里发生的那种甜蜜的力量；我怕的是你那种正經八板的劲儿。

爱丽絲 唉！哥哥，別提什么正經不正經了。誰也



不能永远那么正经，无论什么人，一辈子至少也要不正经一次吧；如果我把心里的事都给你说出来，你会看出我还远不如你正经呢。

克雷央特（重新坐下，握住爱丽丝的手）啊！但愿你的心思跟我的一样也……

爱丽丝 先把你的事说完吧，告诉我你爱的人到底是誰。

克雷央特 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搬到咱们这段街上还没多久。她好象天生就是一位誰見誰爱的女子。妹妹呀，大自然从没有造出过比她更可爱的人；我刚一見着她，就觉得魂飞天外。她叫玛丽亚娜，跟着一位年老多病的母亲过日子，这位可爱的姑娘对她母亲那份孝心真是叫人难以想象。她侍候她，爱护她，安慰她，那种体贴温柔，你看了也得感动。她无论做什么事，总是那么极顶漂亮，讨人喜欢，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万种丰采，既有动人的温柔，又有感人的慈心，还有可敬可佩的端庄稳重……哎哟，我真愿意你亲眼看见过她。

爱丽丝 听了你说的这番话，哥哥，我已看出她的許